

李惊涛——著

Drink 三个深夜喝酒的人

体验生命激情，
品读生活滋味，
找寻幸福真谛。

李惊涛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李惊涛——著

三个深夜
常州人字的藏书章
喝酒人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个深夜喝酒的人 / 李惊涛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 , 2017.9
ISBN 978-7-5068-6436-7

I . ①三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0832 号

三个深夜喝酒的人

李惊涛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戎 蹇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170 千字

印 张 13
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436-7

定 价 28.00 元

自序

人间烟火，滚滚红尘，在我的小说里，呈现的大多是“自此以往”的状态。这不是任性，而是有个东西困扰着我，就是时间。它成了小说的魔咒，只要我一下笔，就开始嘀嘀嗒嗒地朝前走了。我就拿它没办法了。它朝前走着，九头牛也拉不回，一直走到小说尽头，就像火车头到了站，熄火了；我无话可说了，小说也结束了。

我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状态，比如穿越什么的，不灵。迟早你还得回来。我也试过空间叙事之类，还是不灵。空间是以时间方式存在着的。以前对时间箭头无师自通，习以为常，不大在意；后来感到匪夷所思，又破解不了，慢慢地，也就认输了，“从”了。

因此，这本选集中的十篇小说，均已被时间降咒或封印过；

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有“自此以往”的宿命。有些披的是现实的外套，有些穿的是往事的衣裳。您知道，现实，必将成为往事；往事，不消说，曾经是现实。

我写小说产量不高，这部集子里的作品，大多是自己偏爱的。有些获过奖；有些入选过各种选刊，比如《新华文摘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什么的；也有的，多次入选中国作协创研室编选的选本；还有的被译为英文，介绍到国外。

深深感谢本书的策划者陈武先生，深深感谢出版者和读者。

作者于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科学院

2017.8

目 录

蝴蝶斑 / 001

鞋 子 / 032

婚姻大事 / 047

正月暮色 / 085

表舅遇到阶级姐妹以后 / 098

名厨五爷 / 122

民国财主 / 136

三个深夜喝酒的人 / 143

与热天有关 / 154

砂 子 / 163

蝴蝶斑

1973年，我13岁。那年秋天，我爱上了九条路村里的姑娘艾子。我爱得执著坚定，爱得六神无主，爱得毫无希望。艾子当时已经19岁，与我们家隔一条街住着，经常来串门。她来不是因为我。她甚至无视我的存在，进门就问：“家里没人？”

“我不是人吗？”我说。

“你只是个小屁孩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东张西望。

她太骄傲了。这很不好。我想，她虽然长得漂亮，戏唱得好，也不应该骄傲。将来我娶了她，一定要让她明白，对一个男人，是不能随便叫“小屁孩”的。

“我不是小屁孩，”我当时就挺直了身板，说，“我虽然比你小，但并没在你面前放屁。”

“那能说明什么？”艾子并不看我，依旧在左右张望，“你煞

裆才几天？”

她说的“煞裆”，指的是我不再穿开裆裤。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，因为触碰了我和她之间的一个秘密。

“别东看西看的了，”我说，“我大哥不在。”

确切地说，我大哥平时不在。他14岁那年，被县武装部的吉普车从九条路村接走，直接参军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战士。因为他8岁时，跟村里的地主王贵三悄悄学二胡和京胡；13岁时，已经做了县京剧团的小琴师。当然，大哥不仅有才，生得也眉清目秀，被来县里带兵的一眼相中，从京剧团把他“挖”走了。那段引起九条路村轰动的佳话，我曾经在短篇小说《鞋子》里写过；这里，就单说艾子为什么会到家里来找我大哥。那原因，跟部队1973年的“支左”有关：文工团把他派回县里，帮助当地排演节目，狠批林彪的“极右实质”，宣传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”。大哥回县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挑演员。县里为配合他，下通知、贴海报，要求30个公社分别推荐“根红苗正”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”“18岁至22岁”的男女青年各一名，送到县里，由我大哥筛选。据说，淘汰率令人揪心，是50%。那天下午，九条路村正在物色演员人选。现在，你知道艾子到我家来的心事了吧？

“谁说我找你大哥？”艾子被我说中，脸像我一样红起来，撒谎说，“我不是找你大哥。”

“难道你是来找我二哥？”我说，“二哥也不在。”

“我找你二哥干什么？”艾子的脸由红转白，说，“我是来找

你大姐要的。”

我大姐，是艾子的“闺蜜”。我鼓足勇气说：“我知道你跟大姐好，可我也不错啊。”

“你？”艾子说，“你还是个小瓜纽子。”

艾子的意思是，我还太嫩。我顿时像吞了口热地瓜似的，噎住了。我知道艾子爱的是我大哥。正像我爱她却没有任何希望一样，她爱着我大哥，也是剃头挑子，一头热。根据二哥的情报，在九条路村，爱君就是艾子最大的克星。但艾子不这么认为。她仗着与我大姐关系好，不把爱君放在眼里。我不忍心再耽搁艾子的时间，告诉她，大姐刚刚离开家，急匆匆的，八成是到村口大队部去了，因为大哥正在那儿帮村里挑选演员。

艾子听说大姐已经去了大队部，转身就朝外走。我跟在她后面说：“有时间来耍。”她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头也不回，噌地一下，不见了。

艾子走后，我愣了一会儿神。后来，我像大人那样叹了口气，收拾了铲子和筐头，到湖地割草去了。按照妈妈的要求，我放学后，必须割满一筐头青草，全天任务才算完成。因为猪圈里有头“巴克夏”，还等着喂呢。

当天傍晚，炊烟从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来，混成一层乳白色的薄雾，罩在九条路村上空。我鞋上沾了不少污泥，筐头里塞满青草，从湖地里回来了。远远地，我看见艾子、爱君和大姐，簇拥着大哥从村口大队部出来，朝村里走。他们说说笑笑，还搀着

几嗓子戏腔。大哥一身绿军装，脚上的皮鞋老远闪烁着黑亮的光。他走在她们中间，挥动手臂，就像舞剧中的洪常青，指点着空中我看不见的东西。其实，当时我眼里只有艾子。我是先看见艾子，接着才看见大哥、大姐和爱君的。看见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有点恨恨的，喊道：“嗨，你们站住！”

大哥站住了，其他人也跟着停了下来。大哥低头看着我，说：“剜青呐？”

这句“剜青”的问候，一下子把我想要对他们发泄点什么的想法，给封住了。在九条路村，“剜青”就是割草的意思。大哥在城里当兵四五年，还没忘记家乡话，说明没忘本。我敢喊住他们，是因为我做着体力劳动。体力劳动，在1973年，在九条路村，甚至全中国，是很光荣的，有资格对那些唱唱跳跳的人大声说话。但是，对并没忘本的大哥，我的声音却大不起来。我说：“演员挑好啦，村里？”

大姐说：“你怎么什么都知道。”

“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”我背诵着一条毛主席语录，但悄悄改了一个字，“而你们，往往是幼稚可笑的。”

“真正的英雄，”大姐撇着嘴说，“那你猜猜，村里挑中了谁？”

我扫了他们一眼，对大姐说：“反正不是你。”

“哈，猜错了吧？”大姐说，“就是我！”

“你？”我把沉甸甸的筐头从左肩换到右肩，说，“要是你能到县里，我就能到省里啦。”

“那你到省里好了，”大姐生了气，说，“就怕省里不要你！”

“所以，你不会给挑中到县里。”我说。

“凭什么她不会给挑中到县里？”爱君腔调怪怪地说，“我看，她唱得比谁都好。”

“去年村里演《三月三》，她的嗓子不是叫琴师的二胡顶哑了么？”我帮他们回忆起往事，说，“要挑中了她，人家还以为靠大哥、走后门呐。”

“那你猜，”艾子问我，“村里会挑中谁？”

艾子自以为戏唱得好，想叫我猜她，在大家面前长面子。我想起二哥说过，村里选演员，爱君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占全了。如果继续猜，我肯定要伤艾子的自尊心。好在离家门口不远了，我表示不猜了；过两天，谜底自己就会跳出来。但是，艾子却不体谅我的苦心，伸手拦住我说：“不行，你这个小屁孩，必须得猜；不猜不许回家吃晚饭！”

她竟然当众叫我“小屁孩”！我一下子像张飞那样生气了。

“你不识谱，光唱得好也没用！”我说，“村里不会挑你的！”

“错！”大哥说，“我让村里送到公社的，就是她。”

我愣了，望着爱君，有求援和求证的意思。但爱君什么都没说。艾子并没因为我说她不识谱而生气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知道了吧，小屁孩？你大哥挑中了我！”

天色很暗，我看不清爱君的脸；不过我猜得出，她的表情一定很郁闷。

但是，那年秋天九条路村送到公社让县里筛选的演员，最后还是爱君。按说，爱君戏唱得没有艾子好，人也不比艾子出色，但是她父亲在县供销社工作，手里有紧俏的布票、油票和豆腐票，村里和公社很多人都围着他转。所以，尽管我大哥在村里推荐了艾子，几天后，爱君还是打扮得像白雪公主，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小皮鞋，在艾子和我大姐的艳羡里，到公社报到去了。据说那天大哥看见爱君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艾子呢？”

爱君说得到更加直截了当：“公社送我来的。艾子在公社给淘汰了。”

“那我就在县里淘汰了你。”大哥说，“简直乱弹琴！”

“你不会淘汰我的。”爱君笑咪咪地说，“只要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就能留下来。”

爱君以坚韧不拔的忍耐和令人惊讶的勤快，最终通过筛选，进入了胜出的50%。在渔鼓说唱《四个大嫂批林彪》挑选演员时，爱君又主动请缨，饰演了其中一个大嫂。那时候，我在邻村小学上五年级，没法到县城看大哥排演节目。好在大姐和二哥正在县城上中学，课业稀松平常，经常要学工、学农和学军，兼带“批判资产阶级”；所以，他们有时间到县剧团看大哥排演节目。放学回家，他们说大哥做导演时，凶得很，经常大喝一声“停”！然后就批得姑娘流眼泪，小伙子翻白眼。

小伙子怎么翻白眼，我并不关心；我关心的是爱君是否被批得流了眼泪。选演员的过程一波三折，结局却在我意料之中。让

我感到纳闷的是，大哥既然相中了艾子，为什么又接受了爱君？尽管我对艾子的爱没有希望，尽管我知道艾子钟意的是我大哥，我依然不希望爱君在大哥那里取代了艾子。大哥辅导爱君演戏，纯属“肥水流入外人田”；我所爱的艾子，没法受益。你看，一个13岁少年不顺利的爱情，已经显现了一点私心，一点排他性，还有一点牺牲精神。

艾子也忍不住到县城去看大哥排练节目，看得目不转睛，看得废寝忘食。回到九条路村，她经常到我们家与大姐交流心得，一会说我大哥做示范时，她心都要跳出来了；一会说爱君唱渔鼓时，老是跑调，“不沾弦”。据说被大哥批了几次，爱君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，已经从上场演员变成了“替补”。我听了，暗自高兴。我希望艾子能够到县里接替爱君，好好表现，以证明我眼光准，会看人。

“你去吧，艾子。”我对她说，“爱君在县里，纯粹是耽误工夫！”

“你以为你是导演啊？”艾子对我说，“得你大哥说了，才算数呢。”

“已经上五年级了，”大姐对着艾子说我，“就以为什么都懂，能替人做主了。”

我当然不是什么都懂，但有些事情，我的预言却应了验。艾子后来真的被大哥要到县里，做了和爱君一样的“替补”。大姐回家说，艾子去练了不几天，就赶上“支左”部队首长到县剧团

审查节目。我大哥让两个“替补”轮番上场，与另外三个“大嫂”配戏。据说，爱君从上场到下场，节目审查人基本上面无表情。艾子上场了。渔鼓在她膀上和胸前，有节奏地发出令人心动的“嘭嘭”声，她唱道——

哎，咱就唱一回，东风万里红旗飘
四个大嫂来到打麦场批呀么批林彪……

审查节目的驻军政委问我大哥：“这个大嫂，不，这个姑娘好多了。她哪里的？”

我大哥及时补充了艾子的信息，说是刚从公社抽来的“替补”，在考察要不要正式吸收进节目组。

“可以进组，但要严加训练。”政委说，“她还有点紧张。不，是太紧张了。那么紧张干什么？！”

艾子正式进了节目组。我大姐也很高兴，因为她最好的朋友如愿以偿了。我兴奋地问大姐，艾子正式进组以后还紧不紧张。大姐说不凑巧，她每次去看节目排练，艾子不是在宿舍扑粉，就是在水房洗脸，而且一洗老半天；而她或者急着回学校上课，或者急着赶回九条路村，一个星期下来，竟然没看到艾子排戏。

半个多月后，大姐依然没见到艾子，却从县城带回来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消息：艾子被县里退回来了！我焦急地问为什么；大姐说没见到艾子，不清楚。我到艾子家询问，她家里人闭门不开，说艾子不想见人。那几天，据二哥说，我焦虑得面目狰狞，

脾气很大，跟谁说话都“戾得很”。

不几天，有关艾子在县里那些天的情况，也传到了村里，说艾子正式进组排戏后，脸颊慢慢出现了“说不清”的问题。脸上先是星星点点地出了“雀斑”。她敷粉也不是，遮阳也不是，只能反复跑到化妆间，一遍遍洗脸。接着，“雀斑”只增不减，后来连成一片，成了“蝴蝶斑”。据说，连粉彩和油彩都盖不住了。节目组议论纷纷，给大哥带来了不小压力。有一次，大哥在排练时批评艾子，她竟然当众发出了类似抗议的哽噎声。大哥立刻雷霆震怒，吼道：“哭什么？扛不住批评，就一边稍息！”

艾子收低了哭声，嗫嚅着说：“你能不能……对人家好一点儿。”

听了艾子的话，现场立刻议论风生。众人的目光，先是从艾子身上转移到我大哥身上，接着又从年轻导演身上转移到哭泣的女演员身上。那样的情景，显然令排练受到了干扰。

“你暂时回九条路吧，找医生调治几天再说。”大哥说，“爱君，你来接替艾子！”

在爱君对我大哥欢快和清脆的应答声中，艾子黯然离开县城，回到了九条路村。

“你们谁知道，”家里吃晚饭时，我问，“什么是‘雀斑’？什么是‘蝴蝶斑’？”

母亲和大姐面面相觑，或者是交换眼神，想必在思考怎么回答我。二哥很早就患上了“人之患”。他放下饭碗，告诉我说，“雀斑”就是像麻雀那样的斑；“蝴蝶斑”就是像蝴蝶那样的斑。

我听了，仍然觉得一头雾水，匪夷所思：脸上怎么会生出像麻雀的斑？然后麻雀怎么又变成了蝴蝶？人脸上的斑怎么都带着翅膀？

“小鸟和蝴蝶，不都很好看么？”我又问，“为什么长了带翅膀的斑，就要退人？”

“你的脑子是榆木疙瘩？”二哥训斥我说，“演节目的时候，观众光看小鸟和蝴蝶了，谁还看表演？不是干扰批林彪、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吗？”

母亲和大姐听了，都笑着点头，看来对二哥的解答十分满意。

但是，村里出现了和我们家人解释不同的流言蜚语，纷纷说艾子脸上生了“雀斑”，又长成“蝴蝶斑”，是另有原因，而且跟男女作风有关。上年纪的妇女言之凿凿，说女人只有怀孕时，有了妊娠反应，才会长那样的斑，而且必然长那样的斑。艾子怀了孕？怎么可能？我对那些风言风语，完全不信。我认为艾子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那年冬天，当我在街上听九条路村一个叫瘦根的说，艾子晚上排完节目后，经常偷吃我大哥的油条，我立即跳到他跟前，大声辟谣：

“胡说，完全是胡说！油条一人一根，艾子自己也有！”

“你懂个屁呀！”瘦根说，“油条一人一根是不错。我有，你也有——就是小一点；可是艾子，她没有！”

“你才懂个屁呢。”我说，“宣传队的伙食标准，县里都是统

一的！”

在九条路村，瘦根是有名的“损耙”。“损耙”在村里方言的意思，指的是那种游手好闲、专门找缝下蛆的人。我不愿再搭理瘦根，开始走街串巷，为艾子义务辟谣。但是，树欲静，风不止。九条路村的老百姓宁可相信捕风捉影的传闻，也不信我说的基本事实。他们扎堆议论，津津乐道；瘦根添油加醋，煽风点火，最后把我也搅进去了。

“他为什么辟谣那么积极？”瘦根对村里人说，“太奇怪啦。”

接下来，我听到的传闻是：艾子连我的油条也不嫌小，一起偷吃了。这简直是胡扯！我们家早饭和晚饭从来看不见油条；我都没得吃，她到哪里去偷？！我的四处辟谣很像一只愤怒的小鸟，到处啄虫，身心俱疲，但于事无补。后来我发觉，村里人在谈论艾子时，好像很喜欢把我牵进去，扯在一起；就是说，那些人已经把艾子和我看成有特殊关系的人了。这让我心里忽然觉得很受用。我停止了辟谣，也不再辩解，开始表现得处之泰然。暗地里，我甚至还希望这样的谣言多一些。要是村里人把我和艾子掺乎在一起，撕扯不开，那才好呐。

艾子在家里蒙头睡了两天，然后裹着头巾，戴着口罩，急匆匆出了家门。她并没有到我家串门。根据大姐的猜测，她是出村访医问药去了。看来她想赶在元旦前调治好脸上的“蝴蝶斑”，争取再回到县里的节目组。但是，时间过去了不少天，艾子渴望的康复没有来；她脸上的“蝴蝶斑”，面积却越来越大，色素也